

英雄城市说英雄

(上)

此生缘结
318

◎楚江舒

G318线进入武汉后,这里有名闻天下的黄鹤楼、长江大桥、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、古德寺、东湖和汉正街等景点,让人十分向往,特别是民族英雄岳飞,还有许多志士仁人曾经在这座英雄城市留下了其光辉灿烂的足迹。

G318线被誉为“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”中国景观大道,是一条由英雄修筑而成的百折不挠的天路。可以说G318线也是一条英雄之路,修路者、护路人、行路人都不乏有许许多多的英雄。而武汉则以英雄之城与G318线这条英雄之路在长江边不期而遇。

扫一扫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,简称“汉”,别称“江城”,湖北省省会。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,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。北郊的盘龙城遗址作为武汉建城开端,距今有3500年历史,当时是商朝方国都城。市郊黄陂境内的张西湾古城遗址为4300年前古人类生活的重要遗存。春秋战国时期,武汉属楚国管辖。民国时期汉口高度繁荣,被誉为东方芝加哥,当时武汉三镇综合实力曾仅次于上海,位居亚洲前列。

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横贯市境中央,将武汉城区一分为三,形成了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。

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,为江夏郡沙羡县地。公元223年(吴黄武二年),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,同时在城内的黄鹤矶上修筑瞭望塔,取名黄鹤楼。南朝时,夏口扩建为鄂州,成为鄂州的治所。隋置江夏县和汉阳县,分别以武昌、汉阳为治所。唐代江夏(武昌)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,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。江城之称亦始于隋唐。李白的《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》“一为迁客去长沙,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,江城五月落梅花”更是为武汉“江城”美誉奠定了基础。此后南宋以迄明清,均为历代州府治所。

南宋抗金将领岳飞驻防鄂州(今武昌)7年,在此兴师北伐。

“岳王印记”遍荆楚。爱国英雄岳飞在湖北及武汉留下了许多历史印记,其39年的短暂一生中,曾有七年时间屯兵湖北,期间北伐四捷,岳王府就设在武昌。岳飞驻军期间,与武汉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。许多武汉现存的地名都与岳飞有关,如岳家嘴、忠孝门、岳飞街、报国巷等。这些地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,也寄托着武汉百姓对岳飞的崇拜与纪念。

据相关专家介绍:“武汉三镇遍布岳飞遗迹,目前已发现17处遗迹和地名,不排除未来还会有所发现。”如原岳家军帅府、岳飞庙、黄鹤楼岳飞广场、岳飞亭、岳飞铜像、岳飞功德牌坊、忠孝门……

多年前,曾经到过黄鹤楼,当时还只是冲着唐代诗人崔颢和李白的诗而去的,后边也知晓了黄鹤楼更多的历史渊源,愈加对其景仰。虽然黄鹤楼不是当年的老楼,但其历史文脉的地位却让人趋之若鹜。

唐代诗人崔颢的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已成为千古绝唱,也使黄鹤楼名扬四海,与湖南岳阳楼、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“江南三大名楼”,世称“天下江山第一楼”。

唐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:孙权始筑夏口故城,“城临大江,江南角因矶为楼,名黄鹤楼。”是为了军事目地而建。而据《极思录》记载说黄鹤楼原为辛氏开设的酒店。唐永泰元年(765年)黄鹤楼已具规模,然而兵火频繁,黄鹤楼屡建屡废。黄鹤楼从北宋至20世纪50年代,还曾作为道教的名山圣地,相传是吕洞宾传道、修行、教化的道场。《道藏·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言:“吕祖以五月二十日登黄鹤楼,午刻升天而去。故留成仙遗迹。”

关于黄鹤楼的得名,有“因山”“因仙”说法。“因仙”一说曾有仙人驾鹤经此,遂以得名。一说是曾有道士在此地辛氏酒店的墙上画一只会跳舞的黄鹤,店家生意因此大为兴隆。十年后道士重来,用笛声招下黄鹤,乘鹤飞去,辛氏遂出资建楼。这些神话传说很有趣,也很动人,但都不是黄鹤楼得名真正的由来。历代的考证都认为,黄鹤楼的名字是因为它建在黄鹤山上而取的。古代的“鹤”与“楼”二字一音之转,互为通用,故名为“黄鹤楼”。因山得名的说法为黄鹤楼得名奠定了地理学基石,因仙得名的说法却令赏楼者插上了纵横八极的想象翅膀,满足了人们的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需求。两种说法各具功能,但都并行不悖,相得益彰。

武汉三镇誉天下,江城五月落梅花。黄鹤楼上满江红,白云千载映千古。

岳飞从鄂州(今武昌)出发进行了四次北伐,因而与武汉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。据考证,当年的帅府就设在武昌老城司门口,校场设在小东门沙湖,中军营设在大东门晒湖,马队设在粮道街马蹄营,水军培训及其基地则设在老城外的岳家嘴。

岳飞蒙冤平反后被封为宋岳王,简称岳王。中国曾经最大、最早的岳王庙,就坐落于武汉蛇山脚下。岳飞在湖北实现了人生的辉煌并留下后裔,荆楚大地上至今存留有其诸多历史遗迹。

在湖北,至今仍有许多地名与岳飞有着直接联系,天门岳口镇、嘉鱼岳公楼遗址、大冶市岳岳台和铜绿山岳飞冶炼兵器遗址、通城岳王庙遗址、竹溪岳王庙村、洪山岳松、汉阳报国巷和报国庵,以及仙桃、京山等地设有岳庙等……

“遥望中原,荒烟外,许多城郭;想当年,花遮柳护,凤船龙阁。万岁山前珠翠绕,蓬壶殿里笙歌作。到如今,铁骑满郊畿,风尘恶。兵安在,膏锋锷;民安在,填沟壑。叹江山如故,千村寥落。何日请缨提锐旅?一鞭直指清河洛。却归来再续汉阳游,骑黄鹤。”

南宋绍兴四年(1134年),岳飞出兵收

复襄阳等六州后曾登黄鹤楼,写下另一首著名词作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,这首词比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时间要早。七年的驻军,让岳飞为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增添了丰富的城市历史内涵。

北宋末年,北方女真贵族政权金国向中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掠夺战争。北宋政权灭亡了,新建的南宋政权在投降派秦桧等人把持下,避敌南逃,金军乘势大举南下。岳飞满怀爱国热情,投入了抗金的行列。岳家军军纪严明,英勇善战,收复了大片失地。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(西元1134年)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、河南六郡,五月五日攻取鄂州(钟祥),后又连克襄阳府、随州、邓州、唐州、信阳军,七月班师武昌。岳飞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、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,驻军鄂州(今武昌)。岳飞在鄂州紧张地进行北伐前的准备,偶得半日闲暇,登上了黄鹤楼,遥望金人统治下的北方,满怀悲壮的写下了这首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。次年,岳飞改任荆湖南路襄阳府路制置使,封武昌郡开国侯。这首流传千古、脍炙人口的宋词道出了他对武汉的眷恋之情。其再续汉阳游,骑黄鹤的愿望虽未实现,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武汉百姓的心中,大家对岳飞素抱深厚的敬意与思念。

武汉黄鹤楼公园内的岳飞广场铜像后面的“岳家军大战金兀术”浮雕、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诗词手迹石刻、“还我河山”石刻是游客游览胜地,岳飞功德坊掩映在绿树中,古朴端庄,让人肃然起敬。

岳飞怀抱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,以收复中原,雪靖康耻为职志。他统率的岳家军训练有素,军纪严明,饿死不掳掠,冻死不拆屋,屣挫入侵的金军,深受百姓的爱戴。在其戎马生涯中,凭借他的军事天才,亲自参与指挥了很多仗,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。朱仙镇大捷,将金兵打得一败涂地,就连金兵亦发出了:“撼山易,撼岳家军难”的感叹!

岳王印记遍荆楚,史称兵马七年驻。武穆曾登黄鹤楼,感天地英雄墓。

当年在武汉,岳飞达到人生辉煌的顶峰,他建功立业,凭借襄邓大捷三十二岁封侯(武昌郡开国侯)。岳飞在第四次北伐取得朱仙镇大捷后,可直捣金国黄龙府的情况下,被赵构以十二道金牌召回,于绍兴十一年黄历十二月廿九(西元1142年1月27日)除夕之夜,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。

岳飞被害后,即使在南宋王朝的高压政策下,鄂州百姓仍不顾权奸秦桧的嚣张气焰如何高涨,也不怕因此而惹出什么麻烦和灾祸,十户人家之中就至少有九户冒死把岳飞的画像挂在家中,晨昏奉祀。因岳飞身先士卒,与士兵们同甘共苦,一钱不私藏,其旧部一直怀念他,为其冤死鸣不平。

绍兴三十二年(西元1162年),宋孝宗即位,下诏平反岳飞,谥武穆。宋宁宗嘉泰四年追封鄂王,改谥忠武;改葬在西湖栖霞岭,即杭州西湖畔宋岳王墓,并立庙祀于湖北武昌,额名忠烈,修宋史列传志传记。

岳飞虽是武将,但文采横溢,有儒将风范。文才自不必说,数十首诗词足以说明。除此之外,他爱好读书,书法颇佳,时人称“室有鄂架”“字尚苏体”。他还与士子文人交往,“往来皆高士”。他是寂寞英雄,满腔抱负,无人赏识,“欲将心事付瑶琴”,却无奈“知音少,弦断有谁听?”他写的《小重山》不似《满江红》那样豪情万丈,却却是借琴弦抒发着心中无言的呐喊。岳飞一生,为南宋抗金,浴血沙场,赤胆忠心。

据史载,岳飞事母至孝,还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。他曾说:“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,外岂复有爱主之忠?母病,尝药进膳,亲自侍奉。岳母姚氏于绍兴六年三月二十六日(1136年)病亡于鄂州岳王帅府。岳飞率子岳云跪足扶梓出武昌城小东门(忠孝门)至庐山安葬,其孝心感人,于是此门被叫做忠孝门。民国时期拆除旧城时,连接忠孝门的街道仍命名为忠孝门至今沿用。绍兴四年(1134年),岳飞第一次北伐得胜归来,曾屯兵汉阳马沧湖一带。今汉阳拦江路西段与归元寺路(翠微横路)南端交会处,即是当年岳飞屯兵地,后人谓之兵藏阁,后人也将兵藏阁称为冰塘角(武汉方言“阁”“角”同音)。

武穴、黄梅是岳飞后裔在湖北最集中的地方。据相关专家介绍,岳飞遇害后,其妻李夫人偕同岳震、岳霆隐居湖北黄梅,繁衍生息。岳震、岳霆死后葬于黄梅。根据族谱记载,岳飞的后代在湖北武穴已经生息繁衍了30多代。岳霆后裔岳万山后迁到广济(今武穴市),在凤凰山下结庐而居,广收弟子悉心传授岳家拳术。流传800多年的“岳家拳”,2008年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岳飞为了提高岳家军的战斗力专门创建了岳家拳。岳飞的后人以及岳飞专门的后人都在学习,也同时学习岳飞的忠义。由于岳飞尽忠报国的理念,所以岳家拳自始至终都不是一种父子相传的私人拳法,岳家军的部下都被传授了岳家拳,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学说。要辨别是否是岳飞后裔,你只要看他家中堂是否挂有岳飞像,或是“还我河山”字幅,是否会打“岳家拳”,是否会唱《满江红》,这些都是黄梅3000岳飞后裔的特殊“胎记”。

小说连载 荒凉 越走越

◎嘎子

咕咚的肉很难吃,有股馊了的味道,所以人们不屑去捉它。秋天快到的时候,它便猖狂地在麦丛中走来走去,吃麦穗也吃蝗虫。

甲嘎不知是在给我鼓励,还是在说一句话,“咕咚鸟唱歌的时候,便是幸运人采得吉祥果的时候。”

学校的那条长毛狗守在门前,黑暗中双眼很亮很凶。我停住脚,看着一动不动的狗。甲嘎在地上拾了块石头,那狗鸣地一声,逃进了狗窝。甲嘎迅速冲上去关上了狗窝的门,把铁门扣上,插了根结实的木棒。狗在窝内急得又撞又跳,甲嘎乐得哈哈大笑,朝我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,好像那是他的家。

我与他进了校门。前院很静,没有人。后院有灯光,我们朝后院走去。刚走几步,一串柔美的琴声流淌了过来。好像我们的脚踩开了什么开关,琴声就响了。我俩都被这突然响起的琴声吓了一跳,脚步放慢了,生怕再碰上什么东西,让更奇怪的声音响起来。

甲嘎说:“是达瓦拉姆拉的曲子?”

我说:“是。”

这曲子我听过,是她父亲留给她的那张曲谱上的,好像是写雪山上的冰雪融化,点点滴滴的水珠聚成涓涓小溪。小溪流成了小河,小河又汇成了大河,湍急地撞击着山崖,奔涌出山谷。无数大川流进了大江,江面宽阔,罩着蒙蒙胧胧的水雾。最后,流进了汹涌澎湃的大海。曲子不长,却有史诗的魅力。达瓦拉姆常说,一拉这曲子,就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像一棵草似的在阳光下生长,向高处伸展,长成了一棵粗壮的能抵挡风雨的大树。特别是最后,她还激动得想哭,她听出了父亲在乐曲中给予她的圣人般的教诲。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,怎样面对生活的严酷。拉完后,她都要问我:“拉得怎么样?”

我只告诉她,这曲子很好听,像在收音机听见的那些曲子一样。

她说:“我没收音机里拉得那么好。”从她的脸上,我还是看出了她对我回答的失望。

我和甲嘎朝达瓦拉姆亮着灯光的小屋走去。

琴声轻柔地飘荡着流淌着,像在焦急地等待什么。甲嘎拉了我一下,叫我不要那么急地进屋去。他扯了扯我的耳朵,叫我仔细地听。我听见了越来越远那布谷鸟的声音低低地响着,越来越近。那是竹笛的声音。我想起达瓦拉姆说过,嘉措老师竹笛吹得很棒,心里便冒出了股酸味。

竹笛描绘出的布谷鸟飞到了河边,羽翅弄着淙淙的河水,声音也更亮更亮。

猛地一个高调,是鹰的翅膀划破了轰轰隆隆滚来的乌云,在雷声与闪电中抗争着。河水喧哗,不时发出愤怒地吼叫,把巨大的山石推下山去。鹰翅击着水,在雾中穿进穿出,发出胜利的鸣叫……

甲嘎说笛子与提琴能合奏得这么好,他是第一次听见。我眼内有了酸涩味,说:“吹笛的肯定上那个叫嘉措的男人。”甲嘎没开腔,看得出来他很赞赏这个男人。

……江水冲破了幽深的峡谷,淌进了宽阔平坦的原野。没有浪花,没有风雨,阳光在江面细细地描绘着色彩斑斓的线条。江水平静,像躺在恋人的臂弯中。笛声抒情了。此时,笛声就是笛声,同平静的江水拥抱在一起的笛声,合着江水的呼吸起伏,像一张细软的绸布在微风中飘动。柔美的声音,使整个世界都变得纯净,没有邪恶和暴力,没有欺骗和流血。有的只是爱,只是善良的心灵。

甲嘎说:“看来,今天你输定了。”我说:“我不会吹笛子。可不一定输。”

甲嘎拍拍我的背,意味深长地说:“过了今天,你肯定会变个人的。”

我与他同时走进了门。屋内早有三四个人坐在那里听他们合奏曲子了。达瓦拉姆看见了,很高兴地让我们坐。嘉措伸出了手握住甲嘎,又握住我。他的手很热很厚,那是非常有力的手。不过,我想我会打败他的。

过瓦拉姆说,她和嘉措再奏一遍那曲子给我们听,让我们欣赏一下,笛子与提琴的合奏是多么的美妙。甲嘎说,我们已听过了,是很好听。他又看着嘉措,用很快的藏语和他说着什么。嘉措明白了,看看我,又把手朝我伸来。我没同他握,脸朝向屋角。那个教藏文的老喇嘛盘腿坐在那里,数着手中捏得油亮的佛珠,用很亮的眼睛冷冷地看我,脸是阴沉的。

甲嘎低声对我说:“等一会儿,你一人悄悄去前院,别让达瓦知道。”我借口上厕所,悄悄去了前院。不久,甲嘎和嘉措也不了。甲嘎说:“现在是你俩人的事了,我最好走开点。”他朝我笑笑,说:“如果你们两人想来一段提琴与笛子合奏,我坐那边也能欣赏。”

我同嘉措都被他的话逗笑了。我的被白酒烧昏了的脑袋,清醒了过来,看着眼前比我粗壮的嘉措,心里虚了一半。我还是暗暗打气,我可能会输掉达瓦拉姆,我绝不要输掉做一个男人的资格。

(未完待续)